

鄭板橋的詩書畫

余仙

鄭燮，字克柔，號板橋，清福建興化人。天性純厚，不拘細節，書畫自成一家，詩詞並工。他的詩文淺近，而絕不裝腔作勢，又好遊戲筆墨。有時自己檢討，覺得諷世固然是為好，刻薄罵人，也有時太過分些。

板橋在“與弟書”中寫道：

以人為可愛，而我亦可愛矣。以人為可惡，而我亦可惡矣。東坡一生，覺得世上沒有不好的人，最是他長處。愚兄平生漫罵無禮，然人有一才一技之長，一言一行之美，未嘗不嘖嘖稱道；囊中數千金，隨手散盡，愛人故也。...

一捧書本，便想中舉，中進士，作官，如何攫取金錢，造大房屋，置多田產，起手便錯走了路頭，後來越做越壞，總沒有個好結果。

板橋是個讀書人。他不著意於功名，不肯諂事權貴，俯仰隨人，所以頗有陶淵明的性格；他既不貪污，不弄錢，哪有得孝敬上級高幹？他又看不起巴結鑽求的人，好說話，免不了得罪人，作不成大官，便挂冠而去。

在他作縣令的時候，有個冬天，微服出門，衣著簡樸，可能顯得寒酸些。到了一個秀才的家。秀才稍讀詩書，識得幾個字，態度頗為傲慢。高坐在那裡，看著來客，問說：“讀過書嗎？”

板橋說：“略認得幾個字兒。”

秀才態度似乎好了些。再問：“會作詩嗎？”

“可以勉強湊合幾句。請先生出過題吧！”

秀才想不到陌生人還會作詩，鼻孔不再向天了；指了指在爐上吱吱作響的水壺說：“就以‘壺’為題吧！”

板橋隨口吟道：

肚大嘴尖柄兒高
才免飢餓便自號
量小不能容大物
二三寸水起波濤

“柄”諧“病”音；“自號”諧“自豪”。二三寸水沒多深度，很容易沸滾，水壺就叫了起來。如果水深些，就不會那麼容易出響聲了。這是借物嘲諷，勸人不可自滿高傲。秀才受了教訓，知道是縣太爺，態度也就改變了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